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空同集卷四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龔驥文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_臣袁大邵

謄錄監生_臣吳銓

欽定四庫全書

空同集卷四十七

明 李夢陽 撰

志銘

凌谿先生墓志銘

嘉靖五年十二月乙丑中奉大夫雲南左叅政凌谿先生卒于家越明年十二月庚申葬郭東三里官莊原先是訃至大梁其友人夢陽既為位哭將絮酒東芻使使往奠之會其弟應辰以書狀來徵銘曰先生天下士也

先兄固雅善公敢以銘請而厥子藩致懇辭更苦讀之
令人淚漉漉下曰凌谿以文崇其身所謂世人皆欲殺
之者乃天亦忌之使弗延邪夫人者顧子謀之備矣乃
其心康之丈足白之矣而予復奚言者志曰凌谿先生
姓朱氏名應登字升之揚之寶應人也生而犖奇童時
即解聲律諳詞章十五盡通經史百家言其父江陵公
者異之然懼其踰也約之古凌谿悟乃著申臆賦以見
志而力殫于淵學於是飫醇探鬱程猷經用噴英摘華

樹聲藝林矣年二十舉進士時顧華玉璘劉元瑞麟徐昌
穀禎卿號江東三才凌谿乃與並奮競騁吳楚之間歛為
俊國一時篤古之士爭慕響臻樂與之交而執政者顧
不之喜惡抑之北人撲趾乏黼黻以經學自文曰後生
不務實即詩到李杜亦酒徒耳而柄文者承樊襲常方
工雕浮靡麗之詞取媚時眼見凌谿等古文詞愈惡抑
之曰是賣平天冠者於是凡號稱文學士率不獲列于
清銜乃凌谿則拜南京戶部主事陰欲困之凌谿劓焚

斷錯乃顧亨于官而其學愈淵居無何陞延平知府意
州郡吏必難乃凌谿為之愈益亨乃于是陞陝西按察
副使使提學凌谿闢正學院羣秦士高等其中置官設
徒豐餼嚴約談經講道至者且數千指風教大行文自
韓歐來學者無所師承迷昧顯則我明既興隆本雖切
然要奧未聞也及凌谿等出創覩駭疑大不容於人人
各以所不勝相壓而凌谿性挺直不解假詞色於人更
哆憎口恨不即穿之幸例調荒裔往禦魑魅尋陞叅政

卒罷去凌谿歸潛伏草莽中溫繹前業期十年盡償所
願而今亡矣噫嗟嗟悲乎悲乎人忌之天亦忌之耶夫
蛾眉胎禍才美殃毀順往逆來孰非爾者然英人志士
每甘心窮約而不悔者徒以人者難必而天者足恃也
十年之內徐何載淪凌谿胥歿天實忌之矣人何尤哉
噫嗟嗟悲乎悲乎凌谿生成化十三年正月己未得年
五十醫旨曰先富後貧病從内生言淺狹之易折也凌
谿廓落易直憎口日哆而聽之如蒼蠅過耳斯其量可

與僊僊仙仙者道哉退研精純推訂律歷運數讐史質
經底詮名實流覽今古橫睨宇宙視軒駟直芻狗耳大
命中奪齋志長畢非天忌之而誰忌邪卒之日適邑官
來謁揖讓而氣絕斯病内生之否邪噫嗟嗟悲乎悲乎
凌谿他所奇節隱行與凡厯履宦業忠孝友義言動細
小莫之具述第述其生死大槩關運數者如此詩文則
自有集行于世江陵公諱訥封南京戶部主事配范氏
封安人江陵父瓘以處士州郡徵之不應嘗與脩英

廟實錄處士父宗泰宗泰父彥明往會凌谿面咨其家
世趙宋間名之修者居于吳為學官宋李北徙徐名寶
臣者元初為將軍元季徙寶應我朝名鼎者通判耀州
後謫戍為京衛兵然莫詳其系次凌谿娶于陶亦封安
人生子一曰藩孫子女各一藩篤古世其家學朱氏弗
衰矣銘曰陸有時洋湖有時桑不崩者人於惟其文凌
谿子墳

明故趙府教授封吏部考功司主事王公合

葬志銘

王公者長安縣人也名琮字良璧嘗居東邱於是稱東邱公云東邱公其先幽人也而徙長安曰王鶚飛者仕元為同州判鶚飛生王瓚有名於元歷官中丞嘗代祀岳鎮及郊泰定帝命以爵服從郊事是故其遺像蟬貂焉中丞生擴擴生嗣祖嗣祖三歲孤克自底於立然喜退晦嘗以祖蔭除涇陽簿已棄去嗣祖生有三子少者鐸也會大明皇帝興詔舉文學者嗣祖懼乃霾其三

子俾弗學鐸亦三子東邱公其少云東邱公性剛執言
論侃侃於人罔徒遜然嗜學勤書有文初為學官弟子
即弗諸弟子羣諸弟子時時敬憚之然心弗甘也東邱
公置不理但日檢其身自省修出則嚴冠衣端步趨行
不流視立不疊談見者愈疑異避公即諸弟子無敢公
叅也久之乃相語曰東邱實乃相率師事公而親教諭
普暉者徧人也好使氣凌諸弟子乃顧獨器公而言之
學憲官於是學憲官立召公與語悅之而知其中丞後

也即又求中丞像觀既而曰王秀才長身玉立方瞳重
頤望之若神仙可謂無忝爾祖者矣普暉退而語人曰
學憲識人東邱公十試於有司不第竟歲貢補延津縣
學訓導秩滿陞趙府教授是時王壯盛頗究心於文
學公至則列十事以諫一曰忠言奉藩謹二曰孝言懼
親備三曰格心四曰誦學五曰親賢六曰遠佞七曰絕
翫八曰輟遊九曰斥異端十曰減音樂援經證史言率
典則王覽之嘉焉已謂左右曰恨得此人晚耳與李

長史同延顧諟齋君臣唯諾竟日而罷賜綺衣各一襲自是禮貌隆重公入見王必整衣冠却伶優指示一二中官曰王先生好人侍王蓋十四年猶一日云今制子貴於父遇推封父免而封公子納誨為工部主事有詔公當封王聞之驚曰王先生去我邪於是勉留公勿封未幾納誨改吏部考功主事公又當封而納誨虞王留公堅乃於是移書王陳烏鳥情事王不許納誨於是再書致王詞殊懇惻其畧曰夫心無

終窮分有限隔卽令父皓首瘁躬於王朝如子職何
故明哲抑情以全道仁人錫類以成物言事有變常勢
分緩迫難以例論也況既老而傳春秋之義七十致事
禮經之文揆之今制罔乖古典父年逾七前途匪遠惟
王察焉會公辭之亦力王弗能留乃與妻許安人偕拜
封就養京邸云未幾公如易州又如河南間關南北咸
子故許安人者教授許黠仲女而公同縣人也黠為山
陰訓導生安人於山陰安人聰慧有識諳女誠諸書納

誨始認字安人業口授章句竟俾陟于顯其吏部遷易
州也安人無戚顏及陞河南按察僉事亦不之喜或問
其故安人曰夫芳臭者人通塞者天兒即賢何憂乎賤
貧一日僉事出閱囚入告安人安人曰汝知王賀于定
國乎其慎之矣僉事跽而曰謹受教出閱囚簿半報安
人疾作倉皇返安人弗起矣僉事歸既葬禪而詣墓父
與俱往明日父疾作而卒僉事哭謂人曰父之疾蓋重
傷吾母云李子曰於乎予與僉事鄉同榜署同朝是

故叙東邱公鑿鑿然猶漏其事實夫資內以成理則家
國成尚矣今觀許安人非其證歟閱囚之誠予耳親焉
已所謂齊德並壽者非歟王公生正統丁巳八月廿五
日卒正德丁丑九月五日年八十一安人生正統壬戌
十二月六日卒正德乙亥四月廿六日年七十四王公
卒之明年月日合葬江邨之兆納誨娶張氏生子大治
女玉梅玉蘭繼娶郝氏生女玉麟大治聘知縣許錫女
三女咸名姻銘曰大裔必熾八世是徵大名必升盈者

以興於昭王氏發之同州中丞實揚有碩其膚龍旂交
交帝曰汝郊錫爾侯服汝陟汝寵受福亦孔中葉載淪
時及而振涇陽蛇蟄東邱蠖伸伸而靡遂後英是蹶同
理殊榦共苞異拊合貞肖端有培孰遏

明故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賈公墓志銘

賈公者臨潁縣人也名瑛字宗玉嘗自曰人莫如我樂
號曰樂菴於是人稱賈樂翁云正德戊寅翁年九十五
矣會其子南京祭酒詠徵入道邑里會又翁生日於是

大置酒聚賓若族暨闔家觴翁上萬壽翁顧謂祭酒公
曰嗟詠汝行矣汝無吾憂吾無靡樂也祭酒公退而遭
延弗忍行翁復謂之曰嗟詠行矣無吾憂吾謂天下無
身加者是故於物也漫然吾生無欠心事故寐也遽然
動也蠕然吾今九十有五年矣是故獲不履於憂夫憂
生於不足不足莫如子孫蒙乃曹事我順誨之聽各修
名顯立乃予奚所不足矣夫不足或爭予見義慕之見
不善避之是故於人無犯色飽吾遨焉已醉吾陶焉已

無靡樂也行矣汝無吾憂祭酒公退而仍遭延弗忍行
已而翁飲於外歸醉而跌遽終是年十月十六日也君
子曰孝哉賈子遭延而終其親李子曰往予在朝與祭
酒公友蓋數聞賈翁性行云翁無不足然顧足無爭人
顧莫與爭翁慕義人慕之義避不善不善顧翁愧有不
善恐翁聞也於乎斯所謂實德久則孚者邪往聞李某
者假翁田二百畝不歸翁笑而棄之語曰侮觀量迫觀
守無論他事即此則翁之處順常可知矣斯德之實非

邪君子曰實者名之主也故人莫大於自名亦莫大於人所名故夫潛翁晦賢者居焉文中貞曜哲人謚焉誠有謚賈翁者謂之德樂可矣翁生永樂甲辰八月廿五日以子貴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為鄉飲之賓詔數又賜帛米肉云配曹氏封孺人先卒翁以卒之年十二月十日啟孺人窆合焉墓在邑南祖塋之次翁子五長曰誌義官以寫真名識者謂之神品次日讚會同館副使次日謙次日謂次日詠鄉舉第一舉進士授翰林院編

修歷兩京祭酒文學行業為天下宗女一適李昌批驗
大使翁有孫十人鄉舉暨學官弟子者各二人曾孫八
人玄孫九人按賈氏膠東侯之後曰賈漢臣者仕元為
萬戶居鄭漢臣生景山元陝西行省叅政始徙臨潁景
山生彬字文質通子史執義曜德學宮飲射則賓之年
九十終配李氏生賈翁云銘曰兵後我生生不識兵
九朝太平百欠五齡以歸以寧豐本遠條前奚弗超後
奚弗昭既昭厥後我獨匪壽若翁者所謂全天者邪抑

天全者邪

明故臨江府知府致仕尚公墓志銘

嘉靖二年九月一日臨江府知府致仕尚公卒其子東
巽等匍匐如梁請銘李子乃慨然而歎曰嗟吾美儀今
逝邪夫其弟美信者固予同年進士也則公於吾猶兄
也公睢人也諱縉字美儀號水南子其先嘉興人曰官
盛者軍于睢遂為睢人官盛生尚雲從太祖北伐沒
之軍雲生興從南伐有功不錄君子謂尚氏有後矣曰

無言不酬者人之要也無德不報者天之道也不于其身于其子孫尚氏之謂乎興生福福生綱果舉進士又生縉又進士兄弟俱拜兵部主事又繼守山海關君子於是謂尚氏有天山身遺其功而兩孫登之庸成化丙午公調刑部為貲外郎有明決聲孝宗立則特命之錄畿內之囚真定王清者與鄰人高相毆而是夜高之妻與姦夫乘之殺高獄莫能明者一十九年公一訊而得其情時稱神明歸陞郎中雲南司掌京甸凡三法司事

無巨細由焉前官每苦蹠蹠剛柔胥難而公則獨以能
稱謂之尚一火言一火鑄成也秉鈞者方擬擢公會杖
殺衛尉乃出公知臨江府府當楚粵之衝土習豪猾公
至首擒謝金薄等數十人又擇誣死罪者數人又贛有
巨盜公計勦獲之於是威行郡中而傳從學者兄弟訟
產累歲不決公至覽牘而歎曰嗟民之愚如是邪立為
剖白咸稱公為再生包老在郡三年吏畏民懷秉鈞者
方擬擢公會章樹鎮稅課舊為王府據者公奏奪歸諸

公遂遭構陷而公亦抗疏解印綬時年四十二矣居無
幾美中美信俱以叅議罷歸兄弟金紫每出則冠蓋輝
奕填塞閭里然位咸不稱德諺曰不竟其祿子孫之穀
君子於是謂尚氏長矣公生某年月日距今卒之年得
壽六十有九而林下者乃幾三十年使究其用則公之
業豈直前云云於乎悲夫悲夫公父封工部員外郎母
趙氏封宜人厥配劉封安人安人先公卒繼者顧氏有
子五人東明州學生東巽東臨國學生劉出也東有東

萃顧出也女三人長適指揮使孫禮劉出次聘蔡指揮
男蔡某次聘吳指揮男吳英顧出孫男三女二公卒之
年月日葬城北恒山之原與劉氏合而公所著江西志
水南稿睢州志諸書東臨藏之家銘曰古稱大才迎刃
是譬嗟我美儀不習而吏孰云錯盤不鋒而剗旬月千
牘剖之靡究或餽之金鄉嫗是媒乃配怒之叱之而回
喪或弗舉配也則戚勸夫助棺脫簪罔惜壽雖靡齊賢
則婉之二壁同塵安斯永斯千秋有聞徵我銘辭

明故中順大夫衢州府知府李君墓志銘

李君者名志學字遜卿號雲崖子通許縣人也李氏蓋其先封邱人曰李二公者以兵走通許居九女塚二公生奉先奉先生循循生榮榮生李君李君生而穎異讀書攻文年近四十始登進士第為庶吉士拜兵部車駕主事坐忤勢貴調真定府通判當正德辛未壬申間霸州盜起雲擾中原所過城破落焚旗幟蔽野鉦鼓震沸而真定屬邑多其衡者李君承委贊畫周旋矢石間賊

平與賞獲綵段明年陞蘇州府同知尋陞戶部員外郎擢郎中總理宣府糧儲會武宗幸宣武李君調度公私具足上以為能而君貌復俊偉善條對間有應制之作雅俗並陳上覽之頗每為之霽是時江彬用事嫉之計出君衢州府知府一日上問李郎中何在知之乃自衢州召還久之不得見彬蔽之故已而上崩李君乃遁還自謂年逾五十古人所謂日暮途遙之時也駁歷中外備嘗險艱身挂金紫囊有俸錢於布衣足矣

乃絕意仕進劇晦光彩營菟裘開竹林蠟東山之屐鼓
西園之瑟雖延黃冠叩玄秘談說化術然嗜醇甘耽姝
豔空同子見之嘗嘲之曰喧寂不共途動靜無並驅子
謂果有揚州鶴乎李君曰根污泥而挺清冷之上者蓮
之所以神也故曰溷溷含至道空同子曰否污泥不染
者以其根蓮也子誠蓮也則可非蓮則壞矣嘉靖二年
冬十二月十日李君中風遽卒距生之年成化六年十
月六日五十有四歲耳君之父淮府典寶副以君貴贈

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配潘氏張氏皆贈宜人君先娶
時氏繼和氏僉事維之孫進士暉之女也生子曰夢鳳
側室子曰夢松女三一適張鶚學生一適董漢監生一
適張時興舉人孫女一曰啓孫先是空同子謂李君曰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信矣然人之富貴之去身也則智
慮衰謀計左而其將死也則魄奪心亂徃徃犯忌諱昧
戕伐斯自為之亦天與命使之乎李君曰氣窮則神離
故為之者人而所以為非人也空同子曰君子以理制

氣以定俟數是故丁陽九而神不為之摧所謂修身以
俟之者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李君知其問為已發
乃伸眉掀髯蹶然而笑曰子亦聞道外之道乎吾方叩
玄牝挾素女逃名於沈酒娛樂之區而神游乎溘埃歟
塵之外子亦知之否乎空同子曰君以仙為的邪仙即
解尸出神然竟旋轉氣中久亦消之矣况未必仙乎相
顧一笑乃後不逾月李君墮馬又旬餘中風口不能言
目第直視執空同子手握之者三意若悟前相顧而笑

者然莫及之矣歿之再逾年為嘉靖乙酉夢鳳等奉君之柩以閏月六日葬之通許七里灣有封有樹而求志焉於是為之志而銘焉銘曰有永永者孰謂之短有奕奕赫赫者孰謂之淺歿而有聞孰謂匪遠泉深土滿望之巍如累如君子之阪乎

明故中奉大夫四川右叅政崔公墓志銘

嘉靖五年十一月廿六日中奉大夫四川右叅政崔公卒于家年八十有八歲矣先是其子南祭酒銑抗疏求

致仕歸是故公之終所事無憾焉君子謂祭酒能子矣
公諱陞字廷進號南郭學者稱南郭先生其先樂安人
也有諱大者生彥和彥和生剛趙庫大使後累贈中憲
大夫延安知府大使娶于蔡後贈恭人以正統十四年
十二月十四日生公于安陽乃後遂籍安陽公童時會
父失官貧兄五四各出自營獨次兄父母居日一食然
猶糲也而公於書顧益攻久之悴母蔡憐之泣謂曰兒
從兄賈不易效邪公弗聽顧愈益攻書年廿六李給事

中者見之異焉遂女以女後封淑人明年為成化乙酉
公舉于鄉己丑登進士第拜都水主事改武選以父憂
起改主客又以母憂起武選擢職方員外郎出知延安
府陟叅政馭歷中外凡三十餘年公既以蓬華力致青
雲巨才洪識遠越倫輩而冰蘖奮勵無殊寒約遂能輝
前裕後慶流于子孫至今相人訓學誨德必曰不見南
郭公少時貧邪今人凡少貧至貴顯必婪而公主客時
番人有踰請者業賂鈞樞者許之矣日趣上議而公執

弗僉名番人夜持玳瑁奇香各十餘斤餽公斥之出旦
聲其事遂寢公雖歷三部階五品然僦屋而居兢兢如
少時出則一瘦馬青布袍耳僅日出拾馬通淑人李雜
諸薪手爨之故自為郎官識者業以台輔期之矣先是
星變求言公與餘干蘇章同奏豎闥干政妖僧蠱惑援
阮愉士竄逐忠良所致又言兵部尚書王恕今之伊傅
不宜置之南京奏入不報而他言者或頗及宮禁秘
密上甚為之怒於是書言者六十人姓名于屏擬升則

紕其級不則遠惡地於是吏部故遲公獲免孝宗即位乃有延安之命邊都瘠耗習狃而俗夷公至立規畫固局鑄謹簿書節浮浪省遊宴時出入退果菜私園乃清疆場覈徵稅平徭役鋤豪橫招流逸墾荒閒實廩庾乃始葺廢墜療疾疫敦行布惠黜邪崇禮興學誨徒咸鑿鑿名實詳具行狀中先是成化末郡大飢民太半亡漢中山谷中公蒞郡復者十六七會屢豐斗米數錢耳斯不足觀政邪公嘗見宜川知縣唐來馬鞍驚曰鞍如

是華邪廉其價近百金曰有一鞍百金者邪遂收按之
果盡獲其貪狀黜來又杜文祥者延之巨猾也見公惠
而實易之每大言曰崔誠好然貪官也聞其自少貧吾
起大獄必使之窘意公聞之必關節而公佯若不知者
已而有發其殺人事者公鞠之然罪不至死遂生之議
者謂公內明而外容剖大決難靡動聲色頗似稚圭亦
相之山川之鍾歟而不知履堅秉貞識體負器自郎署
時定矣在郡七年擢四川右叅政弘治丙辰監營壽王

官於保寧役者數萬人費數而力舒戊午逆申王于境
民無擾者人稱之公行部勾稽既詳顧又喜廉臧否與
僉事曲銳齊名蜀人語曰崔叅曲僉屹如雪山嘗如松
茂得暈疾久弗愈已未秋遂致仕歸歸三十年至是卒
公恭儉出于天性少壯隱顯一耳故能芻豢蔬糲文錦
布緼輪奐蓬茅器無飾銀服無裁綺家居檢書課農灌
溉花竹年踰八十則日焚香靜坐精神內瑩聰明長存
出入不杖卒之日顏面猶生也雖天畀之遐如報公者

然祿位未極議者每有蒼生之憾斯非命而何邪嗚呼
傷哉公生子三長南祭酒也次鉉次鉞女亦三長適丁
璽千戶次適賈澤次適張吉俱學生孫子四滂舉人次
汲次涌次泮女六長聘樊剛錦衣指揮次適劉仁學生
次適李世隆次適張宗茂學生餘尚幼曾孫子一士臬
女一公卒之明年月日葬彪澗之兆與李淑人合淑人
先公六年卒業自有志刻石銘曰積之豐用之嗇中折
其翼井渫終食象賢肖德有瑗有寔妥公茲域聚靈發

祥虎變驚翔英英洋洋後其大昌乎

明故博平王教授蕭君墓志銘

博平王教授蕭君雅字惟正其先長沙人也後徙廬陵
廬源遂為廬陵人已復自廬源徙街頭於是為街頭蕭
氏然街頭有環溪二乃人又多稱雙溪蕭云君高祖蕭
以信保寧提舉以信生文寶南安教授文寶生桂望桂
望生蕭祐號居易子著梅竹山房稿二十卷稱居易先
生居易娶彭氏生兩男子矣一夕夢社壇樹綵幟已而

復生君君生而穎特既長為縣學生立文飭行諸生莫
先也乃諸生顧易第君乃獨弗第乃獨貢而訓導松江
學訓導六年丁居易憂歸服闋改英德學仍訓導三年
滿代去至京師會周惠王諸子封又河南撫臣奏諸新
王乞擇人輔之便於是君陞教授輔博平王君乃諫王
曰臣聞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故往者來之矩也古者
今之鑒也是以易申往行書著有獲詩嚴率由之訓禮
發琢玉之譬皆言人以脩成也故舜稱好問禹拜昌言

由聞過則喜師書言於紳何也罔自聖厥乃聖罔自賢
厥乃賢也故曰甘我者賊逆我者德夫聖賢未有不由
師而成者而况其他乎故岐伯卞隨務光鬻熊之倫以
微加貴而不謂之過軒堯舜文諸人以尊下卑而靡謂
之誑故曰非師曷質非學曷能夫經史者道之寓而迹
之昭也王誠欲不失其令名必書焉事矣王聞之起謝
曰善善於是建書堂積書日與教授君遊而聽其講說
王父惠王聞之則復大喜曰令蕭教授東書堂與世子

暨諸王講說世子暨諸王乃咸敬禮君稱先生而王出
閣也君復條修身檢行尊德樂善數事上焉王生日則
作養正軒箴王號思誠子則上思誠子說號述古道
人君則作述古道入序咸託諷云初王議請增君俸秩不
行會君九年任於是王特為請賜之勅階登仕佐郎云
正德甲戌君見王曰臣今年八十歲矣願辭王歸骸骨
王瞿然止之曰孤自與先生遊幸日聽道論講說今二
十年餘矣乃今忍遽舍我去邪居無何君病王親臨視

致醫起君竟不君起也是年九月十八日也先是王業遣內使營後事至是復遣官來視其殯斂三日王親臨奠焉周自定憲來率死諱凡喪葬事無敢王聞也死則曰老曰乾甚則其宮中人亡也礮以駭鬼若博平者亦謂修義慕彰克厥終始者矣蕭君生於宣德乙卯五月二十三日娶尹氏先君卒繼娶楊氏君有男子二長曰霽娶戴氏次曰方兩娶皆劉氏女曰爵貞妻劉愛孫男子四尚文尚忠尚賢尚魯有孫女二人云君著有平軒

存稿街頭八景雙溪十詠蕭氏家規暨嶺南纂修雜錄
二卷蕭方來言曰明年奉父柩歸葬於街頭細阬口原
與母尹氏合李子曰嗟乃予觀漢諸王國相則咸名流
云乃其最賈長沙董江都張河間斯亦極一代之推矣
今周諸王輔善終始無疵跌則有蕭君然予先大夫亦
嘗為封邱輔終始猶蕭也銘曰柔自取束強自取柱我
視其遇無細無巨巨細之來展予斯安展而罔安斯云
素餐譬玉為玦為璉為環王門盤桓卑尊窘寬優焉游

焉彼謂我隱而我則官歸寧於故山

明故奉政大夫山西按察司僉事賈公合葬志

銘

此墓葬奉政大夫山西按察司僉事賈公者也賈公通
許人也墓在其縣東三里岡子羽墓南蓋賈氏此園自
鉛山知縣贊始建賈公葬四世矣知縣生封監察御史
麒御史生山東叅議恪叅議生賈公賈公生正統十二
年十月戊辰以進士為絳州知州改易州尋陞前官弘

治十年正月壬申卒年五十一歲厥妻劉氏正統十三年十二月辛未生年十七歸于賈成化十一年二月甲申卒年二十八歲繼妻婁氏天順四年五月乙巳生年十七歸于賈正德十一年正月庚戌卒年五十七歲二人者贈封皆宜人於是葬二妻賈公一墓劉一乳雙男一曰希朱一夭已復乳女曰咸英婁乳希文希尚亦乳女曰綵英希朱今為府學生希文陰陽訓術先婁亡矣希尚引禮舍人學生娶于韓訓術娶于杜舍人娶于楊

女咸者適時植植知縣也夫婦以節死旌綵者適李永
暉永暉監生綵亦先妻亡而賈公以卒之年四月丁酉
合劉氏妻以卒之年九月丙午合賈公劉氏而妻之合
也希朱者始徵銘李子李子曰嗟賈氏賢哉羣哉然予
業銘其兄宏墓矣乃今復銘賈公墓賈公名定字仲一
自稱一庵子語人曰吾一庵足矣或詰之曰君之一獨
庵乎公笑而不答已而曰吾仲一也安得庵不一或又
詰之公曰吾讀易人也庵得不一乎於是詰者退謂人

曰賈之一謂太極耳公知絳也絳有屠人誘人出而殺
諸谷中歸而私其妻妻不從屠又殺其妻而擄其女鬻
之跳事久弗白公廉誅屠者事竟白會大飢疫公在絳
絳獨活主者以絳獨活也於是求策於公公則上救荒
八事是年又平垣曲之盜京之北遷也偶有獻棗栗者
歲例徵棗栗公知易州則條園林登耗之狀以聞得半
減焉諺曰穀要自長言蒔之者人成之者已也夫州縣
之吏不之為世之懌也尚矣以今賈公觀之則所謂矮

屋跛足者然乎弗然乎大同卒魏旺者忤富人郝賢仇之而挾其族愚嗾之使與郝毆才相豎拳便扶之歸夜計殺愚者誣郝郝破家然猶不得脫竟誣服獄具且行刑矣會公為僉事覆按竟白其事於是郝禮天曰吾無以報賈君願出錦幕孔子像公為僉事又有時政之書其畧曰絳有積薪逋者破家糜軀而逋弗完也定知絳也嘗通一州丁戶足其逋自是絳薪歲無逋又曰知絳時嘗為善惡二籍歲終則句稽誅賞之又曰山西土狹

而險有三王國祿入鹽粟均輸便而論者則又謂公之
二配皆名家克配公劉通許三劉家女婁則都御史良
孫也初叅議君園居榴花開會劉聰携其小女來叅議
君見其女喜之即手花綰其髻後以婚賈公徃有盜入
賈氏劉俾公語盜簪珥所曰毋擾恐老姑也賈知絳時
絳有蔬園姑曰蔬多爛無益市之婁曰諾退則陰積俸
金如蔬直跪進姑曰蔬市矣此其金也賈公出按守備
官張贊贄賂無由通乃詐書曰賈令取冬衣婁聞之驚

曰渠出冬衣固備斯詐也二氏者可謂有相夫之才者
矣婁撫劉子女如已出人尤稱之云銘曰苟逾其紀雖
璧亦毀有隕而妍有沉而輝淵於美此公而埋此坎中
二媛式從許原隆隆望之光虹黃棟之傍考君子藏

空同集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空同集卷四十八

明 李夢陽 撰

記

遊廬山記

自白鹿洞書院陟嶺東北行並五老峰數里至尋真觀
觀今廢然有石橋自觀後西北行里許並石澗入大壑
路傍有石刻一宋嘉定間刻剝落難識一元大德間呂
師中刻也入壑行並澗路石漸巉巖數里至白鹿洞此

鎖澗口者也羣峰夾澗峭立而巨石怒撐交加澗口水湍激石鬬旁有罅人偃僂穿之行此所謂白鹿洞云過洞復並澗轉北行數里則至水簾水簾者俗所謂三級泉也然路過洞愈嶮澀行蛇徑鳥道石罅間人跡罕至矣水簾掛五老峰背懸崖而直下三級而後至地勢如游龍飛虹架空擊霆雪翻谷鳴此廬山第一觀也然李白朱子皆莫之至而人遂亦莫知其洞所顧輒以書院旁鹿眠場者當之可恨也斯雖畧見於王禕遊記然渠

亦得之傳聞又以尋真觀列之白鹿洞後誤矣自書院
陟嶺西北行至五老峰下並木瓜崖西行則至折桂寺
石橋有澗朱子嘗遊此自折桂寺循嶺而南下則至白
鶴觀觀劉混成棲處也觀背峰曰丹砂峰自觀西北行
數里至棲賢橋橋跨澗孤危宋祥符間橋也澗曰三峽
澗澗石肝爛而魏怪罅處淵潭碧黛激則砰湃橋旁有
石亭亭旁崖劖錢聞詩詩自橋西並澗行則至玉淵路
傍草間有石鮮不劖也今莫能盡記玉淵蓋其澗噴湧

來至此而穴石懸注宵昧聲如迅雷亦天下壯觀也石
上有劖字云過此為棲賢寺今廢李白嘗寓此自棲賢
寺西行至萬壽寺有路通廬山絕頂可至天池逾澗北
行則太平寺路也然卧龍潭則在五乳峰下路仍自棲
賢橋出澗口西行數里北逾重嶺入大壑始見潭潭亦
瀑布注而成者潭口有長石鱗鱗起伏猶龍也朱子嘗
欲結菴潭广今崖有其劖字然嵐重晝日常黯黯卧
龍潭西行數里至萬杉寺程史云宋仁宗建寺當慶雲

峰下崖間劖龍虎嵐慶四大字又西至開先寺寺有瀑布李白詩句有龍潭黃巖雙劍鶴鳴香爐諸峰又有蕭統讀書臺李煜亦嘗寓此亦廬山一大觀也自開先西行十數里至歸宗寺寺有馬尾泉亦瀑布抱紫霄峰而下王羲之嘗寓此洗墨養鵝皆有池其南有溫泉焉自歸宗寺西北行則至靈溪觀觀西為陶淵明栗里今有橋橋西北谷口有巨石上有劖字言陶公醉則卧此傍有醉石館過醉石入谷行有濯纓池崖有詩刻自醉石館

並山南折有通書院有天生碁盤石上有劖字自通書院入谷西北行則至康王坂有景德觀今廢觀傍石刻谷簾泉三大字自觀東行十數里則谷簾泉也亦瀑布與開先瀑布同源而分下陸羽嘗品其水自康王坂又西北行則古柴桑地曰鹿子坂面陽山者陶公宅與墓處也自面陽山北行可至圓通寺此一路予未之行予則自德安縣西並山北東行至圓通寺寺對石耳峰前有猴溪元歐陽元有記宋黃庭堅亦寓此自圓通寺

東行度石門澗登廬山尋天池寺度錦澗旁有錦亭路
雖攀緣上然修整又林木鮮茂掘問僧曰禁山也路以
曳御製碑開云行一里輒有亭路旁崖平處皆字刻也
蓋五亭而後抵寺寺據廬山絕頂奉勅建者也鐵瓦而
畫廊有銅鐘象鼓悉毀於火殿前有池仰出而弗竭稱
天池焉是日晴晝秋高下視四海環雲若屯絮望岷峨
江南北諸山皆見然江與湖益細小難觀矣僧為指石
鏡鐵船獅子芙蓉諸峰乃東至白鹿臺觀高皇帝自製

周顛碑高古渾雄真帝王之文然碑亭漸崩裂又東觀
竹林寺刻非篆非隸周顛手跡也又東觀佛手巖然皆
絕頂下遊東林寺觀虎溪又至西林觀塔東又觀太平
宮太平宮者即御製碑物色周顛處也又東至瀟溪書
院又東十餘里至周子墓墓對蓮花峰自蓮花峰東行
至吳障山過山逾石子相思二澗並五老峰行則至白
鹿洞書院相思澗者水簾下流也此廬山南北之大槩
也按志廬山有大嶺與九疊屏風號奇絕李白詩不云

屏風九疊雲錦張今問人咸莫諳其處惟開先寺前有
錦屏鋪云又按王禕記是山也洪武初長林蔽阻虎豹
交於蹊路雖十餘里非羣數百人莫敢往今其山童童
赤崖耳樵夫非探絕頂不能得徑寸薪也是山名跡則
肇自惠遠在山北至李渤始有白鹿洞在南後又有周
顓其跡則絕頂正德八年夏六月李夢陽記

三渠陳氏家園一覽圖記

三渠陳氏者莆人也舉進士官至戶部郎中無何謫均

州同知尋陞汝州知州以留滯不能歸蓋夢魂常遊於
家園於是作家園一覽圖曰吾覽之即猶見家園爾其
友人李子叩之陳君曰直吾宅而南三里許突然而倚
空者莆之壺公山也其山蟠踞數十里高逾千丈狀端
士搢笏而立而一支蜿蜒蜿蜒奔而西盡處稍突為穴
則先大夫贈戶部郎中毅菴先生先妣贈宜人吳氏墳
也前有峰對峙面溪溪之源有二一自寶勝溪西來一
自龍潭溪南來合流於墳之西南半里許是為南溪口

北行三百餘步匯為潭墳亦面之潭蓄復流折而東行亦三百餘步北而有峻山石坳則葬我先太母黃氏太叔母張氏而其墳亦面溪二墳隔水畧相朝拱故曰夾溪先隴溪東流折而西北行里許又折而東有石山岸北俗呼龍臂嶺又東二百步夾溪皆田以供墓祭者南有屋十餘間此所謂龍臂南莊也莊有二水磨粉麥獲微息亦以供祭至是而溪始曲折東北行四五里又折而西有石橋名壺公橋今圖內邊橋夾溪蒼蒼鬱鬱者皆

荔枝樹也岸北稍東荔枝樹中故有屋數間今圯矣不
圖溪又西北行半里許始入大渠蓋永春德化仙遊三
縣之水迤邐三百里入莆至木蘭山下通海號木蘭溪
而宋時有李姓者築陂鑿渠以溉田今圖邇延左行者
是也渠繞山東行四里一股分而北名曰橫渠又二里
許又一小股分而北名曰西渠又三里許又一股分而
北名曰下渠是為三渠今予竊之為號西渠北行二里
許亦岐為二俗呼雙叉溝一東流里許匯為池可二畝

池北築田為地植荔枝與雜樹池蓄而復流東行百步則先兄庶吉士五瑞與弟今刑部員外郎邦器居之又東又折而北二百步許有通衢甃小橋通水于田田之東吾宅焉旅聚凡百餘家其林森森即前所謂直南對壺公者也宅西有傑坊則予中鄉試所樹雙叉溝一北流二里許折而東而南復折而東繞宅後里許與下渠水會東北曲折行十餘里入于海蓋圖之大槩如此而予曩與兄弟輩展墓而遊林登夾溪之隴宴龍臂之莊

躋壺公之橋逍遙于荔枝之圃翺翔乎三渠之徑瞻嶺
望海陟崇汎深酌醲割鮮敦朋叙族生詠行歌蓋旬浹
不究其巔委今是圖一覽而即見其首末故凡繞家園
而峙者流者植者繚而直者通而曲者浮者凸者蹙者
蔚而離離者次而峭隅者望之若翔就之若伏者凡予
故所釣所采所舟所騎所坐所卧所行者皆列吾前也
故予覽之未始不豁然喜也已又鬱然而戚焉李子曰
子之戚者何也陳君曰傳曰君子過其故邱則黯然以

悲予行年五十餘矣宦情落落均汝去故鄉八千里音
信罕往來今一覽而見吾家園有能不戚者乎陳君又
曰莆有四山北曰陳巖東曰成山西曰紫帽與壺公均
敵而對峙高聳如四柱海潮自東北入莆莆人分之為
南北洋西南行曲折數十里至木蘭山下與木蘭溪會
故曰壺公蘭溪莆之望也今不能盡圖亦畧見其彷彿
李子曰夫形家者流君子所不道也然述者奚取焉予
讀漢唐史至藝文志見其載堪輿金櫃葬經青鳥子等

書而牛眠馬跑亦時時見于他說陳君曰邑人相傳宋朱子赴同安簿時一見壺公即曰莆田多人物乃此公作怪於乎信斯言也則嶽降尼禱之說不虛矣余曩立朝著蓋數見莆縉紳於戶部又見三渠陳子與其弟五器已又見其子舉人竊謂陳氏更多賢今覽是圖則陳氏多賢有以哉有以哉

賓貢圖記

河南按察司僉事吳君有賓貢圖一卷吳君曰此物傳

自我高祖子其記焉記曰賓貢圖長五尺有奇濶一尺
畫蠻夷人十一一人擎寶珊瑚托一人臂鶻其一牽獸
似鹿其一人牽狡狴一人則抱狡狴子一抱獒子一又
擎寶珊瑚托又一人牽獒八人者皆左而趨至肅也而
一人獨右向立而胥八人者來知其首長也一人背行
婉婉抱樂挈器一人兩手捧一物二人者則右而趨其
首長十一人者貌固人人殊也乃冠佩物屬亦人自殊
異今不能盡考識識其氣象為賓貢者云按圖後題志

曰冶城陳繇曰永嘉王溥曰徐諒曰林本清曰縉雲朱
惟嘉曰永嘉張謙曰鄱陽周厚性曰林仲勲曰雲窩鄭
道曰樂清趙新曰西江李衡亦十一人云然皆不謂圖
作于誰氏今圖角明有趙氏子昂印而十一人者皆不
之及也惟嘉謂周景元作謙謂胡瓌輩五人作誠使二
人者見子昂印不應如是道矣予故曰子昂印後人加
之也今江南人善摸搨贋本刊古印記誑世此圖色色
精巧擗動自足傳亦奚取于子昂印焉鄭道曰朱生近

從何得之則知此圖又本朱氏物而傳吳氏語曰永厥
傳視子孫今吳氏傳五世矣而有僉事君此圖不落他
氏手矣圖首篆廣平程氏筆也正德四年冬十一月李
夢陽寓大梁記

方山精舍記

鄭生將歸方山結精舍於山陽以修周孔顏孟之業問
於李子曰夫子何以教焉李子慨然而歎曰大哉有是
乎且子所居之山非方山邪對曰然子所居之舍精舍

乎曰是也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矣予又何教焉又問
李子不答鄭生退而問於李子之門人門人曰夫子之
意或欲其則坤之道以達於天乎鄭生曰此何謂也門
人曰竊聞之方圓者陰陽之形也精粗者形而上下之
名也昔者聖人之贊坤也曰至靜而德方焉其贊乾也
曰純粹精焉故方者義之隅也精者奧之區也故曰陽
不獨成跡不深造言圓與粗之不足恃也夫子之意無
欲子則坤之道以達於天乎明日鄭生以其言質諸李

子李子曰吁有是哉雖然務大而遺本矣不曰下學而上達乎不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乎此周孔顏孟之所由也吾子勉哉

潜虬山人記

潜虬山人者歟潜虬山人也山人少商宋梁間然商非劇厘不售也非交豪官勢人即售受侮壓夫售未有不賒者也非豪勢人力賒鮮有還也山人寓劇厘則治靜屋日閉關苦誦吟弗豪勢人交及終歲笑息盈縮則顧

與他商埒他商怪問之山人曰商亦有道焉夫價之昂卑豈一人容力哉君既靡力吾隨其昂昂卑卑焉已是以吾身處劇屨而心恒閒也夫爭起於上人吾既隨其昂昂卑卑息與諸埒也侮壓又胡從至矣吾是以弗勢豪交而息罔獨縮故曰商亦有道焉此爾乃後山人有子矣於是始棄商而歸潛虬山云山人既歸山則於山間構潛虬書院以館四方交游暨來學者而收訓其族子弟於中又構屋數十以居其族無屋者云厥費不貲

矣或謂山人曰夫商出入風波盜賊中遠父母兄弟之親而生尺寸於千萬里之外亦難矣宜若是費乎山人笑而不答退謂其族子弟曰夫散者聖賢之懿而聚者嗇夫之瑣行也若以為金帛果足使子孫守哉山人在山則又日閉關誦吟更苦嘗夜吟獨繞庭行侵旦不休或又病之曰山人年五十餘耳髮鬚皓盡矣山人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予誠不能以百歲之飭而易一日苟生山人商宋梁時猶學宋人詩會李子客梁謂之曰宋無

詩山人於是遂棄宋而學唐已問唐所無曰唐無賦哉
問漢曰無騷哉山人於是則又究心賦騷於唐漢之上
山人嘗以其詩視李子李子曰夫詩有七難格古調逸
氣舒句渾音圓思沖情以發之七者備而後詩昌也然
非色弗神宋人遺茲矣故曰無詩山人曰僕不佞然竊
嘗聞君子緒言矣三百篇色商彝周敦乎苔漬古潤矣
漢魏珮玉冠冕乎六朝落花豐草乎初唐色如朱薨而
繡闥盛者蒼然野眺乎中微陽古松乎晚幽巖積雪乎

李子曰夫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山人之詩其昌矣夫山人名育字養浩號隣菊居士其父存修者亦詩人也有缶音刻行矣

潛菴記

歙鮑光庭氏字以潛行矣晚修先墓而築菴於橫塘之上復號潛菴云語人曰菴吾將老焉其姻人鄭生者述其菴實請予記聞厥名義將貽諸鮑君予曰大哉菴淵潛哉夫名以實立義由警獲易不首潛乎然繼之見焉

躍馬飛馬詩不曰潛乎然繼之昭焉故潛者遠時以藏之名也寒沍之魚樛處以含俟時征也綸釣驚馬撥刺以沉縮身沕穆瀕洞之壑以完生也故陶邁革命而更名符甘隱約以著論皆志欲昭而弗昭欲飛弗飛躍弗躍見弗見者也夫鮑君者顯華崇騁少不經志者也老棄江湖棲遲邱壑聲色戲玩弗嬰於心車馬罔侈服食儉約無干進謀仕之事飛纓躍馬之心而折檻靡懷操瑟弗至者也胡潛其字而以名菴斯所謂專乎心者警

諸物歟故瑟弗操而聞好竽熱中檻不折而談旌直為
榮雖無干進謀仕之事飛纓躍馬之心而見軒駟冤蓋
者動容非心潛者也且今一食一服一馬一車一戲玩
奇者有不矜而耀者乎此身邱壑而心市朝託江湖之
放而垂涎於顯華崇騁者流耳故君子有吾有耳而不
敢驕人之無能吾能耳而不敢傲人之拙實吾實耳而
不敢乘人之虛良賈深藏盛德若愚凡以擴吾潛焉已
耳然猶因心以立名循名以思義號其物以存警豈非

專於心然後絕外慕哉問鮑君曰何為鄭生曰君誨於家曰不勤身不止不儉家不守又誨其子弟曰吾聞一善言必記諸心見一善行必體諸身即是而觀君之潛亦足謂之心者矣鄭生又曰往姚源賊寇郡君以備禦之策干郡守策良可措之行若是使鮑君由潛而昭體易之義俟時而庸豈不有大大可觀者而今老矣惜哉君嘗出粟賑飢有章服之賜今為鄉飲賓云

華池雜記

華池古樂蟠縣也故城川華池東天子溝夫人洞竝故
城川蒙恬塹山堙谷處也今馳道存焉稍東則陽周城
也牡丹園華池城東北太和觀牡丹園西張將軍墓華
池城北邊路將軍名吉宋范仲淹卒也以節死贈將軍
詳見郡志興陽洞華池西崖也不窰陵慶陽東山傅介
子墓西山范仲淹宅今為府庫范純仁遺棟今為府儀
門過木鵝池慶陽城鑿通河處臨川閣鵝池上宋蔣之
竒建今廢威武樓慶陽北城樓也宋建公劉廟在慶陽

其兩壁畫周三十七王云李子曰余如華池在弘治乙卯年焉居蓋三年云從予游者尉氏左國璣慶陽高尚志暨其弟尚德華池王祐

遊輝縣雜記

李夢陽曰詩云泌之洋洋可以樂飢予當正德戊辰值春仲之交而遊於輝縣於是覽蘇門之山降觀于衛源乃登盤山至侯趙之川遂覽于三湖返焉李子登蘇門之山扣石而歌歌曰泉水活活北之流矣有女懷春采

彼薇矣山川修阻暮予何之矣歌竟長嘯響應林谷時
人莫測也蘇門山古士率棲焉著者魏阮籍晉孫登宋
李之才邵雍元許衡姚樞耳然諸皆有祠祠之獨籍不
祠也蘇門有九峰山亦奇絕然其上無泉侯趙川亦無
川可恨也太行山至蘇門也峰萬餘數森森若排劍北
走中有三峰獨奇而三寺各當一奇有一泉繞之流乃
其泉數里觸大石輒入地故不至侯趙川李子曰予觀
三湖險矣蓋虎豹之窟而魑魅所宅也西踞壺關之魏

北跨陵川之危東扼林慮上黨有盜賊恒數百騎來則
穀弓弩持刀出沒林阻巖谷間號曰青羊白戈云而盤
山路石岬岬嶄嶄行若登天然過此豁然曠川而四面
皆山焉所謂侯趙川也蓋若桃源焉三湖有巨竹蓊茂
登山西望亭亭緣崖而綠者竹也中湖則有石鏡半規
耳而默瑩能鑒天日山河人物焉豈不異哉中湖寺趙
宋號太平興國寺而屬湯陰縣南北湖寺則今人創之
耳邊寺磽田以千數然故櫟橡碑磊區耳於是寺僧招

流人墾之租其人率斬茅管阻巖崦為聚落烟火裊裊
相雜也其流人若婦并為寺僧使乃其婦則於邊寺泉
任載水予自南湖還也乃見兩三婦置桶巖滴下而猥
坐广下然青羊白戈過其聚落聚落人輒飲食之得無
害青羊白戈感其餘食數亦輒贈遺之為常焉輝縣產
魚稻然其人多病癭偕予行者二人一曰馮貴二曰左
國玉左國玉予內弟也內弟生不識山前出陽武行望
見山喜以為雲已知其山也益又喜躍焉行懊不即至

山李子曰余遊蘇門蓋得於山川土俗之別云於是作
遊蘇門記

述征集後記

李子曰余以正德三年五月十七日繫而北行至秋八月八日乃赦之出云其始行也人人絮息奔匿而謂必死也獨我兄曰我從我內弟國玉曰我與從二人者觸暑晝夜行飢渴草莽風沙中詩云每有良朋况也永歎豈不信哉豈不信哉初大梁周生為余筮得履虎尾不

啗人亨及既下獄事勢愈急矣中外詢詢自危會早朝有匿名之書又御史張或等枷之長安左門會又都給事中許天錫朝出伏或枷哭歸而自縊死予不謂其能不死也易真前知哉

國相寺重修記

國相寺繁臺前寺也臺三寺後曰白雲中曰天清塔斷而中立有鸛巢其上戛戛鳴按夢華錄繁臺寺一耳亦不言其地之盛嘗問之老長曰寺一耳而三其教中教

之講僧玉色褊衫後教之禪深褐褊衫前教瑜伽淺褐褊衫而寺遂三後有白雲閣於是號白雲寺中有天清殿於是號天清寺前有國相門於是號國相寺寺分勢孤時遷世殊於是崇者頽而下者蕪僧闡教汙庸師惡徒於是樹石盜亡損破鳥鼠穢之往來羊豬寺非若能主矣又國初剋王氣塔七級去其四崩齧幽窟狐狸魑魅昏嘯陰啼僧席未暖業逃去而善彬者國相僧也乃奮然興曰寺時世廢邪僧廢之邪於是守一清修年七

十餘步詣戒壇受戒持之於是寺得不土平者彬之力也汴城以水湮故諸古蹟茫然蕩然獨斯臺巋然存峻峙可遊遊者挈醪榼載吟筆花晨月夕雪驢風馬無不扣彬之門者斯足知彬也正德間彬葺其寺殿暨伽藍閣山門鐘樓僧房等而睢陽衛百戶趙越等資助之涅槃塑其像設按舊碑寺宋太平興國二年建今洪武初僧古峰者新之相去四百餘年迨彬又百五十餘年矣而空同山人為之記

誠孝堂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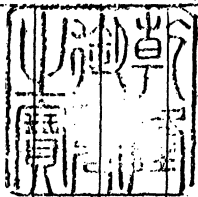
歟人鮑燦為其母吮疽已而疽愈人以為孝將暴其事於官鮑君泣止之曰夫安有為母吮疽而求名者邪江西劉編修聞而義之曰是可以為誠於孝矣於是名其堂為誠孝之堂著為記鮑君則又泣止之曰是奚足為孝邪而以名吾堂竟辭不受鮑君既卒有三子長曰光宇次曰光祖季曰光輔相聚哭而謀曰往予常忿吾父有首善之行而卒莫之聞也夫閑而不暴者孝之志也

必舉而旌者官之事也故君子之揚人善也不以其自
閉而弗行不以其炫而苟與同何也聞其實則觀者易
化此風勵之道也今官司計不出此徒使吾父幽幽而
弗彰含章而喪亡且夫悖莫大於忘孝罪莫重於泯親
父行不聞時予三人之辜於是光宇使二弟相繼如京
師暴其事於官乞旌其門閭官曰法孝子死不旌卒不
行二子則彷徨於路衢行且泣誦說其父事行路為之
灑涕歸相聚哭又謀曰夫不可強爭者法也可以義起

者禮也緣禮以伸屈援義以附情庶幾名實有徵父行
不泯於將來於是始葺其故堂而仍厥前名曰誠孝云
其婚姻家有曰鄭庠者尚德人也見三子能成其父志
而竊大幸喜至大梁告我以顛末請記予驚訝曰異哉
劉子之名人之堂邪夫孝猶有不誠者邪孔子曰父子
之親天性也今世俗率喜務名故其性鮮附實即如割
股廬墓嘗糞吮疽此何等事今人為之大抵欲彰其孝
名夫急名鮮實行務外多詭心今既欲彰其孝名矣則

所謂天性者安在乎及幸而致名輒日夜望旌其門閭
顯者圖進用庶人華厥身有如鮑孝子吮疽而疽愈反
自閉其事者乎又有如鮑子人以嘉名名其堂力辭不
受者乎若是即以誠孝名其堂奚不可者而俗人不領
解輒相妬不見容私毛舉過失沮壞其嘉懿曰此於法
不得旌者也豈不大可詫邪鄭子又曰鮑氏先有鮑壽
孫以孝聞載在宋史人呼其所居里為慈孝里予曰詩
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今觀鮑孝子吮疽又觀三子能

成其志非其先有遺烈哉



空同集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空同集卷

四十九至
五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龔驂文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_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_臣吳銓

欽定四庫全書

空同集卷四十九

明 李夢陽 撰

記

石淙精舍記

昔周子起濂溪之上倡明其學天下宗焉其後自濂溪徙廬山遂名廬山之溪曰濂溪名其堂曰濂溪之堂今天下之學宗我師楊公而公亦自安寧石淙渡徙鎮江於是築精舍丁卯橋名曰石淙精舍嗟乎事固有偶同

者非謂是哉愚往觀眉山蘇氏愛陽羨山欲徙之蓋卒
不返眉山今其墓在邾郛之間曰小我眉者是也愚謂
其特文章士不足法及觀周子自濂溪徙廬山則又訝
曰茲非有道者為邪蓋天壤間物無常主自吾之所自
出言濂溪也眉山也石淙也固吾土也自天壤間物言
吾安往而不得主邪嗟乎古今人用心豈異哉愚不佞
少幸從公游以故得竊聞石淙焉石淙有虎邱之邱曹
溪之溪螳螂之川自昆明池來者奔流千里其地崩湍

漱石兩厓菰葦交合水汨汨循其間冷然金石之音故
曰石淙石淙視二子故土吾不知其孰愈乃若丁卯橋
負山帶江據東南之會上游之地其泉石巖壑之佳要
不在廬山陽羨下也陽羨姑置勿論且廬山其志奚為
者邪顧卒幽抑不見于世今公際明天子拔茹嚮用功
著邊徼顯名四夷利澤在社稷天下其還也登橋据水
厓坐石磯不一再吟嘯去矣故金焦大江之雲不能奪
京洛之塵而甘露鶴林之情不能已龍沙鴈塞之行也

雖然君子豈以此易彼哉故孔子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夫廬山豈固濂溪意邪愚不佞徒及公之門力不足濬流揚波南瞻石淙特望洋耳是何敢言記

浩然堂記

浩然而塞于天地之間者氣也人孰無之然存之者寡焉其見也則係乎時時有幸不幸也士有是氣常苦抑而不伸焉鼓之而使之伸則又係乎上之人焉雖然其幾微矣幾微則風神風神則溼溼溶溶被物而物不自

知江西以忠義推士尚矣推者以文山文公為最文山
之後則有練子寧黃子澄焉夫二人者其禍烈矣乃其
後則又有劉公球鍾公同相繼而起亦謂之風非邪文
皇帝嘗曰使練子寧等在朕固當用之嗚呼帝之德至
矣豈欲鼓天下之氣而慮其弗伸邪不然何聞其風者
之興之勃也夫忠孝常變一也有不一者係乎時者也
苟時矣即不幸猶幸也故曰其見也係乎時反是則人
矣非氣之罪也知風之自與時偕行煥乎事業炳乎文

章沛乎與天地流行嗚呼微斯人其孰當之哉此所謂浩然之氣也予至金川顧瞻練公故里既令立祠祠之刊其遺文以布又名其祠之後堂曰浩然堂記焉

優游堂記

張生之還滇也復過大梁之墟而見北郡李子李子問曰生何志張生曰含也願為古之優游者爾然業名吾堂矣李子聞之蹙然而歎曰噫含乎噫含乎張生曰先生何嘆也謂含竭精以探賾邪守藝以俟庸邪艱闕險

阻身屈而氣振與優游者殊邪謂驛駟既羈世網終嬰之邪抑挂菊秋榮惜其後時而貞也李子曰上世君逸中世民逸民逸則賢隱賢隱則官曠官曠則君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立賢備矣然猶懼其遺也於是弓旌有招蒲輪有迎夫然後賢者各以其位故采菽之章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言君之獲臣也臣獲則君逸故卷阿之章曰優游爾休矣臣或弗合去則君追之還故白駒之章曰慎爾優游斯何也於文優以足訓游以適稱優游

者自如之名而逸之義也使人自逸則君無與官故曰
慎爾優游夫含也少而達名於朝髮與衣白竟優遊以
自高斯空谷逍遙之計非爾公爾侯之招也予是以歎
張生曰含聞之得之不得有命夫孔子何人也然猶曰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含奚足云

敬遺堂記

餘姚史氏起敬遺之堂奉其王父或享賓焉賓乃言曰
嗟貴宏堂奚斯名也史君曰竊聞之君子無不敬也敬

身為大夫身者親之遺也立模乃曷敢弗之敬也是故
言也弗之敢苟也行也弗之敢惰也業弗敢荒宦弗敢
怠不敢狎小不敢忘大凡此以廣敬也故不敬無遺無
遺無身矣是故立模之於身也乃曷敢弗敬也賓曰嗟
貴宏身若是大乎史君曰身也者自他人視之固眇然
者也自吾視吾身與天地始終烏得而不大也夫自形
之化也即有始以遺之吾蓋不知幾億萬年矣自吾而
後之又不知幾億萬年而終是身者與天地始終者也

烏得而不大又烏得而不敬也北郡李子曰史君蓋早孤者云然予聞其王父育之長訓之成乃其人鮮兄弟焉億萬年之遺當其身所謂如綫者也是故其身也視他人為大而其遺也弗敢弗敬也故其堂名之曰敬遺堂焉

河上草堂記

正德二年閏月予自京師返河上築草堂而居其地古大梁之墟今日康王城是也瀕河河故常來今其地填

淤高河不來人稍稍治墳墓葺廬舍矣始蓄牛馬樹樹
木始有井落道路之界然四面皆薦莽其地宜榿楊宿
麥予兄故墾田數十百區樹柳以千數環堂皆柳也登
堂見大堤及城中塔背隱隱見河帆堂下蒔榴竹菊葡
萄槿椒牡丹并諸雜草物而予日彈琴詠歌其中出則
披蒼榛登邱塲坐斷岸而歌有二三子從二三子進曰
岸蘄蘄岑巖其下遺渦瀼瀼非河之故衝邪非所謂魚
鼈鼃鼃窟邪夫子奚取而堂又何樂焉予曰子以為吾

愛吾身孰與堂曰不如身子以為天地與吾身孰久曰
天地久予曰天地不能知其不終窮予何能知吾身予
不能知吾身顧安知吾堂予前不知地為魚鰲龜鼉窟
又安知後之不為魚鰲龜鼉窟且小子休矣

脩然臺記

草堂之東築臺高二丈餘所登臺四望雲冉冉在桑榆
蓋千里外見也人心不天遊則視壙塹崇原大澤天地日
月星辰霜露朝夕煙霞之變寒暑草木往來榮枯皆與

已不干涉視壙野崇原大澤天地日月星辰霜露朝夕
煙霞之變寒暑草木往來榮枯誠與已干涉於是觸予
目者罔不樂也臺貴高高則遠遠則無所不見予臺不
高望之千里外見地使然也無所不見則其樂充滿其
樂充滿則脩然矣莊周曰脩然而往脩然而來於是命
臺曰脩然之臺予觀屈原放逐江濱非與壙埜崇原大
澤天地日月星辰霜露不干涉非不知朝夕煙霞之變
寒暑草木往來榮枯之情而恒戚戚憂斯人殆未天遊

乎抑宗臣當如是邪為臺記

需于堂記

草堂之南築瓦堂廬旅名曰需于堂草堂作于春三月
脩然臺秋七月是堂則冬十一月作更四時厥乃備有
須于堂故曰需于堂予觀需五爻需于郊沙泥血酒食
遐近異勢險易異用安厲別矣而其義皆需故曰需須
也予居更四時厥乃備而是堂最後成竊謂有合于需
故曰需于予堂在大梁北郊厥河往來之墟有沙泥之

虞不可不戒能需庶幾獲四之出五之吉故名堂曰需
于人情躁動則罔攸利躁動莫如戰曹操臨戰安閑若
罔攸戰故勝此其人不足言而需之義同也是故君子
需于學遜需于德涵泳需于時進退需于命終厥躬予
又竊比名吾堂雖然四者何有於我哉

觀風亭記

亭在風穴之山迥峻峭削環千里而孤者也形拓勢積
靈秀出沒登之目豁神迅志搖襟擴嘉靖七年夏監察

御史譚子巡而歷汝而游於亭乃俛仰而嘆曰嗟美哉
山河弗改世代遷矣吾其觀哉以問分守伍君曰天地
既中風雨時會卜洛定郊表方測景吾觀其時譚子曰
美哉是古今之慨也以問分巡王君曰冠嵩帶汝伊闕
我朝沃野廣麓樵獵樹藝吾觀其土譚子曰美哉是利
用之思也二君於是避席而請曰敢問先生何觀也譚
子曰飡飴窈如噫如噴如噓如吾觀其風曰風者何也
譚子不答它日二君遇空同子述其事空同子曰美哉

觀各得其職矣雖然風其大乎夫天下之氣必有為之
先者而鼓之則莫神於風故颼颼乎莫知所從淪淪乎
莫知其被溜溜乎莫知其終也其德巽故其入深其幾
微故入物而物不自知其行疾徐故其入不齋其變也
乖和殊故物有瘠腴純駁性隨之矣性發情逸淳澆是
效而俗隨之矣俗沿習成美惡相安而政隨之矣是故
先王知風之神也於是節八音以行八風然患其乖也
於是使陳詩觀焉詩者風之所由形也故觀其詩以知

其政觀其政以知其俗觀其俗以知其性觀其性以知其風於是彰美而瘴惡漸澆而培淳廸純以剷其馭而後化可行也夫監察者固舉刺之要臣以風為觀者也然登其亭履其穴而後嘆何也天下未有不觸而動者也觸以動嘆叩而不答臣之要也得其職矣職神於風故稱大焉雖然二君不小矣昔者文王之化行也不自汝墳始乎今之汝固古之汝汝之土猶古之土也昔者風之南也蔽芾甘棠詠愛也守之行也野有死麕歌嚴

也巡之政也監察臨之二君行之何患乎非時故曰斯
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二君曰美哉空同子之
言風也請諸監察以名其亭刻之堅石譚子名纘蓬溪
人伍君名全安福人叅政也王君名洙台人按察僉事
廣信獄記

李子寓南康府卧病待罪勘官大理卿燕忠奏畧曰請
駐廣信府勘以避嫌又曰請轉委浙江副使鄭陽叅議
段敏為勘官又曰臣觀事連年靡結者非惟勘官罪實

提人卷難耳提人卷難以有司畏李某夫李某特一提學副使耳有司寧得罪於撫按守巡諸官而聽李某者以其善許人私也臣行提人卷或不至請提究兩司首領官甚則叅堂上官上皆許焉胡雲聞之謂劉峻曰事靡結也果提人卷難乎劉峻曰殆非然焉峻嘗見勘淮王之奏矣一成而解江御史江御史弗了也再成而解陳總制陳總制弗了也曰留作江御史當頭三成於御史李矣然會任巡撫任巡撫又弗肯了也斯果提人卷

難乎胡雲曰彼謂先生善許也然歟劉峻曰殆非然焉
夫許人者人固亦許之矣曷行歟夫先生之劾江御史
也爭士氣也劉知府者黜臣奸為匹夫伸辜也然敕諭
載焉又死者諸生焉夫鄭布政者彼自干王府取之也
人孰無爭論先生與鄭爭而卒弗之行也亦大矣曷許
歟胡雲曰夫雲侍先生蓋見其令無不行也亦謂之勳
搖山岳矣所至貪吏有望風解印綬者茲何歟劉峻曰
茲必有令其所不令威之不在威古人之所謂風而易

之所謂應歟不然峻見苦刑而威者即折脊拉齒糜脰
斷腓相續而斃于庭而卒莫之能令也先生官于茲三
易秋矣聞有茲否乎李子舟行將至貴溪門人葉朴筮
得剝六五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朴迎告李子曰先生
順焉李子曰夫子安敢不順哉夫言官之所排也尊言
官者所必排矣誰非予忌者言先入者主也犯茲四怒
予安敢不順哉即不順其誰公我李子至廣信將見燕
卿燕卿使人覘李子來見馬乎輿乎李子知之則步見

燕卿是日廣信五學師生業先集迎李子擁之行步入城見燕卿暴階下燕卿以李子來見遲也而怒罵之曰汝本聰明好人前劉瑾之難無用識不識咸壯焉而今顧為此為天下士夫唾罵邪唾罵者祇以汝操上人之心要便宜耳若獨不聞老子術邪退一着是已據案圖弄手而且罵且教且誚且笑李子不敢對而惟請隔獄燕卿曰此仍是便宜心而竟令繫諸同獄李子出將詣兩勘官而五學生業先詣兩勘官跪諸門兩勘官曰第

令一生入於是葉朴入晚白日數百年正氣鍾於今而
僅見我先生二先生為正氣必有扶也兩公不答而心
不以為然於是五學生詣燕卿亦以扶正氣請而燕卿
者笑謂之曰子誠齊人也夫李某不過以文章冒時名
耳彼豈好人哉彼老子術猶未之知而矧其他乎葉朴
對曰李之為非身非家也衆惡之必察焉燕卿笑指朴
曰這秀才異日作官必劾李某者燕卿起立謂諸生曰
夫我此來謂李某必震惕不遑安心悔懼改也今渠來

見我獨遲而儀度復徐徐夫人之畏天者以雷霆耳朝廷者天也我大法司者雷霆也雷霆臨于其上而渠猶徐徐五學生不敢對而出李袞謂葉朴曰諸公不知我先生奈何葉朴曰彼謂先生實有送門子造偽章諸件耳審而無諸件當自殊矣翌日李子造兩勘官審而果無送門子造偽章事葉朴曰此謂天定勝人也人聞之無問識不識咸慶焉曰有天有天而燕卿待李子則顧反嚴日伺察其所往來捕師生來獄候李子者而諸來

獄候它人者則顧不之禁也兩勘官亦日誚罵李子見諸生稍不惴惴望塵拜也則曰李某壞盡士風矣兩勘官詣學會生裴近者肥而鼓腹遇之而立其旁兩勘官目之大怒曰甚哉李某令諸生侮我也故鼓其腹而又立我旁翌日諸生詣兩勘官謝兩勘官又復大罵李子恨不遂殺之也葉朴還貴溪聞兩勘官勘事褻衣酣酒坐堂上而諸方面官長跪階下事弗令自辯也問辯之亦不聽朴聞之謂詹曩曰奉天令者非敢褻天也書曰

欽哉欽哉敬能誠誠則明兩人者無亦襲天歟詹曩曰
夫既罪稱囚矣茲宜至焉且先意已主聽辯曷施乎葉
朴曰朴嘗讀范滂傳矣王甫者閭人也然猶聽滂焉而
為之愍然改容也而今如此哉於乎今如此哉

後記

廣信獄成諸所謗李子咸白之矣會有赦至李子坐而
有憂色通判劉懋入而問曰先生奚憂也前無赦謗未
白也懋見先生油然而煦煦若無與然今諸幸白之矣

而赦會又至乃顧有憂色何也李子蹙然若有所答已
訥然止劉懋出語袁衡袁衡曰先生之憂以是非倒植
乎公道絕不復見於天下歟夫衡也抄送偽章者也而
今也坐衡以捏之也斯其一焉已劉懋曰何謂也袁衡
曰夫偽章者衡於石城十一將軍第抄之也然衡又非
親致先生而托書吏朱燦者致之也後先生令教官葉
泰挈衡往啓王王嘗召十一將軍與衡質而知將軍家
人王貴者抄致將軍也而今硬坐衡曰奚不以白勘官

也曰勘官不容衡白也而顧教衡曰汝但云初李某與江御史訐奏行總制陳勘也李某每向諸生說觀陳似有偏江之意奈何衡與李素恩義輒就捏江劾陳之章送李觀看意在激怒陳而李遂送陳觀之也斯勘官鄭陽教之也曰云云者何曰實江之奏詞焉耳劉懋曰嘻冤哉有是焉先生憲臣而以人命赫詐事使懋徑拘軍校例也而今坐非例也而懋也未始造監拘也亦非戍時而竟皆以坐懋也懋冠帶奉察院文焉今坐懋以冠

帶斯亦實淮王之奏詞焉耳陸鎮曰寃哉鎮也卧碑生
貲令家人代告今告者陸寃也而以坐鎮也夫占官地
成化二十三年間事時鎮數歲耳而以坐鎮鎮娶妾有
媒禮焉而今離異鎮妾彼誣鎮娶妾逼焉赫焉耳而勘
官者硬加鎮以強也寃哉鎮也彼赫詐致死人命者又
奚弗之問也傳廷臣曰吁詎惟汝哉先生奏江御史者
何者非實也乃今咸使之虛而江與吳奏先生者奚又
咸實也吁詎惟汝哉汝第不擊先生耳誠擊先生汝胡

惟之寃且更驥於法李華問乎徐珙曰奏江御史者實也而虛之法乎徐珙曰夫尊言官者當若是焉矣曰准王奏者虛也而實之法乎徐珙曰夫尊王者當若是焉矣曰華聞之奏一言一事弗實者得以詐坐也吳奏先生者一言一事盡實乎而不以詐坐曰尊為言官擊人者當若是焉矣李華曰夫法者守一以御萬者也是故賢也弗敢越焉愚也弗敢蔑焉靡以貴撓罔以勢移仇不敢加昵不敢私低昂重輕如衡之付物夫然後稱法

焉而後寬可平也是故郡邑有寬平之監司監司不職
平之御史御史平之上之大理故大理者平天下之寬
者也故稱廷尉平焉任情而尊夫人也夫奚有於法徐
珙曰嘻子胡見之晚矣諺曰循智保身審時致位子又
烏知彼不別賢愚而務存體統哉李華曰華聞之百司
攸職而天下治故務體統者安上而睦下斯相之事也
別賢愚者進黜以勸懲斯銓部之司也守一以平天下
之寬者廷尉之職也是故視厥重輕低昂焉付之已矣

而容心焉容心則不中不中則私私則不平且如子言則貴者賢者殺人可不抵命而賤者不肖者為貴者賢者殺之則不問邪有是理哉徐珙曰昨勘官鄭陽勘劉喬陷死李再事推案叫曰如此無行止生員死則死耳乃坐知府哉觀此則法者真以別賢愚為心矣二子爭論不能決來質李子李子子曰嗟諸生腐哉迂哉傳有之君行令臣行意又曰法以情用嗟諸生迂哉腐哉若能飛黃附驥亦規規者流耳豈能致身卿宰哉雖然予有尤焉行寡中和積誠未孚風

之生也必穴焉空諸生乃舍我弗責而顧暇堡言訾人邪正德
八年秋八月給事中王爌有章言此事是年十二月燕卿至
廣信府明年正月廿八日李子至廣信就獄是年三月事完

懼問記

李子曰夫予於今而始知懼也袁衡曰衡聞之君子不
懼李子曰衡是惟不知懼焉爾袁衡出遇李華而告之
故李華曰夫懼動心者謂也往張劉之事先生不啻批
逆鱗捋虎鬚矣茲言懼必有以吾將問之李華入問曰

華聞之欺理者滅天罔公者無法滅天無法是曰大亂
民亂亂身士夫亂家大臣亂國有諸李子曰然有之李
華曰華嘗懼投足之地鮮也以茲焉李華出以語袁衡
衡不達李華曰子不見勘官勘事乎私之出焉怒之入
焉鍾粟程伯二生者勘文不載也何以提為鍾何以出
程何以入鍾提而不勘乃答而監之厥意為何夫程伯
之事總司鞫焉巡按者允焉以坐先生無故番焉茲謂
有天乎無天則無法無法者亂行亂於清明之世華自

茲不復知投足之地矣袁衡曰若是則奚止於是哀佐
劉賢同人命也而皆非所勘也佐不勘而賢則勘縣丞
府判同委拘人判以李則罪而丞以江則否夫衡也自
茲亦安往乎李華曰夫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叔季之世
鉤織起焉於乎甚哉先生之懼殆非獲已歟作懼問記

空同集卷四十九